

河南文艺出版社

皇 后 坠 子



杨娟娟 杨小兵 著

序

为人作序，在我是一大禁忌。因为作序须有较高的理解力和文艺鉴赏水平，对此我是不敢自许的。所以，每每逢人要我作序，总不能欣然从命。但是，值此七集电视剧《坠子皇后》即将拍摄完毕，其洋洋十数万言的剧本亦将付梓面世之际，我作为与作者交识有年的朋友，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欣喜，不免要说几句心里话，权以为序，以谢作者之嘱。

电视剧《坠子皇后》就其剧情而言，既不惊险，也非传奇。它仅仅试以恬淡的笔触，细腻的描述，娓娓道出了著名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乔清秀、乔利元夫妇的真实经历，既反映出旧社会艺人生活的艰辛和悲苦，同时也歌颂了乔氏夫妇对爱情和艺术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奉献精神，以及从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坠子皇后》具有一种纪实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艺术风格。在人物塑造上强调了性格的真实性与历史的真实性的统一，剧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具有生动性、丰富性和典型性。首先，作者强调了人物形象的个性，使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使读者和观众认为她（他）就是她（他）自己。如乔清秀、乔利元既为夫妇，又同属艺人，但都以其个性的生动性和感情的丰富性来争取读者和观众的认可。其次，作者强调了个体的人物形象与宏观的历史背景的结合。这部电视剧虽然并没有直接描写旧中国社会的动荡与黑暗，但通过乔清秀、乔利元等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却充分地折射出这段历史社会的多灾多难，从而使人物形象获得了一种历史的深度。再次，作者摆脱了虚饰，力图挖掘人物行为和性格的内在心理动机。剧中人物没有拔高，也很

少使用戏剧性巧合与偶然的细节，较少激烈的戏剧矛盾和冲突，所写的人和事比较日常化、平凡化，从而获得了一种真实感。诚然，平凡并不是平淡，纪实也需要造成一种叙事的冲击。剧中比较注意挖掘情绪爆发，通过一些有效的手段来强化情感，形成了剧中的一些高潮段落，很是引人入胜。

从这部作品中，读者和观众一定不难看出作者厚积薄发的生活功底和文学创作功力，其状景叙事言情写人信手拈来，意真情切，入木三分。使得整个作品达到了两种韵致，即豪放是骨气，婉约透柔情，真可谓透视人生，心存灵犀。

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电视连续剧《坠子皇后》的得失高下，自有千百万读者和观众评说，无须赘言。我深信广大读者和观众读罢观后，定会怦然而动心动情的。

穆绍珩

1992年1月19日

目 录

序 穆绍珩(1)

《坠子皇后》(电视连续剧)

主题歌 乔羽(1)

片头 (3)

第一集 (1)

第二集 (29)

第三集 (61)

第四集 (89)

第五集 (117)

第六集 (147)

写在后面的话 杨好月(177)

附录 (181)

哦,我心中的那条河 杨好月(183)

不拘一格写人生 杨小兵(187)

大相国寺之梦 康征(191)

我演坠子皇后 何赛飞(193)

辛勤的耕耘 可喜的收获 李章义(196)

三太太摇身一变成皇后 (199)

频频出镜的越剧花旦 张敏贤(202)

《坠子皇后》拍竣 刘建勋(204)

- 电视连续剧《坠子皇后》停机 张悦峰 艺 卒(205)
- 表现乔清秀坎坷一生 坠子皇后将搬上荧屏 (207)
- 电视连续剧《坠子皇后》将与观众见面 (208)
- 爱情缠绵悱恻 经历奇特坎坷 李 苒(210)
- 墨分五色着意描 聂延军(213)
- 风雨来时花正红 石 菲(218)
- 细针密线 工笔浓墨 贾 璐(222)
- 荧屏悼芳魂 一曲动情多 路 葶(224)
- 《坠子皇后》创作闲话 (226)
- 传记艺术片《坠子皇后》拍成 劳 康(230)
- 备尝艰辛为观众 朱建国(232)
- 《坠子皇后》拍摄花絮 朱建国 董庆水(236)
- “坠子皇后”乔清秀 黄永涛(239)
- 《坠子皇后》倍受瞩目 关 月(240)
- 《坠子皇后》获首都影视界赞誉 景好学(242)
- 一部感人至深的悲剧 耿恭让(243)
- 世上真情最感人 王洪应(245)
- 《坠子皇后》展示一代名伶命运 文 申(249)
- 一个美丽而短促的生命 杜 高(251)
- 震撼心灵的悲歌 荆 桦(254)
- 中央电视台昨起开播《坠子皇后》 苏 斌(257)
- 不屈的生命力 仲 文(258)
- 乡土之音最入耳 李庚香(260)
- “坠子皇后”何赛飞 康 征(262)
- 《坠子皇后》频获赞誉 赵 红(264)
- 电视连续剧《坠子皇后》研讨会在濮阳举行 王思宇(267)
- 论《坠子皇后》的悲剧意识 齐智钧(268)
- 《坠子皇后》剧组名单 (275)

演员表	(276)
职员表	(277)
中央电视台 1994 年 7 月份节目收视率一览表	(278)

第一集



1. 秋日，卫河岸边。

蜿蜒东去的卫水，水上点点白帆。

十几名纤夫排成长长的一串，光着脚在羊肠小道上蹒跚而行。

纤板深深地扣进纤夫的肩肉中，一个、两个、三个……

最后一名纤夫骨瘦如柴，硬硬的纤板硌着凸起的锁骨，他是乔清秀的父亲袁相巽。

岸边，几枝衰柳在凄风苦雨中摇曳，无情地抽打着两间破旧的茅屋。

字幕：1910年7月4日，乔清秀诞生于河南省内黄县，父亲是卫河上的纤夫。

2. 冬日，大名南门外。

拉洋片的锣鼓声催开画面。一街两行，卖红薯的、吹糖人儿的、玩扁担偶儿的蝉联不断。

七岁的乔清秀（乳名金秀）脚穿白鞋，发辫上系着白头绳，疲累地朝城里走着。

她的母亲张可枝，一个三十多岁衣衫褴褛的农家妇女，手拎蓝色印花布小包裹，扯着双秀走在她的前面。

城门边，一个洋片箱倚墙而立。拉片人头戴破毡帽，大缠带束住灰棉袄，手牵锣鼓绳，似说似唱：“哎！那个往里瞧，那个往里看，造反军攻上了金銮殿，城头挂上五色旗，宣统躲进了后宫院。”

金秀站住脚，好奇地看着洋片箱上的画面，一面黄龙旗被踩在脚下。

前面不远处，传来坠胡的演奏声。金秀立刻被那美妙动听的旋律吸引住了，浑身的疲惫顿时化为乌有，轻盈地寻声而去。

城墙根，乔利元倚墙坐于书箱上，全神贯注地演奏坠子曲

牌。他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艺人，顾长的身材穿着灰布长衫，黑瓜皮帽衬着一副圆脸，显得精明而敦厚，执着且潇洒。

刘利脆身着旗袍，站在他身边灵巧地打着筒板。

观众很快围成了半圆形。

金秀听得入了迷，拼命往里挤。

另一边，双秀眼馋地盯着卖红薯的：“娘，俺饿。”

张可枝：“好闺女，咱不要，到姥姥家给你吃馍。”

双秀：“娘，姥姥家有红薯吗？”

张可枝：“有，姥姥叫俺小双吃饱。小秀，小秀！”

金秀看得出神，没有听见。

双秀：“姐姐，快走，找姥姥吃红薯。”

金秀连忙跟了上来。

3. 大名南街。

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门店，或挑帘，或挂牌，或悬匾，书写着各家的字号。

张可枝母女疲惫地走在街上。

陈仵作一副清末民初的公差打扮，大步流星地迎面走来。

张可枝：“大爷，城隍庙在哪边？”

陈仵作转身一指：“直往前走，见十字路口向东拐就是。”

4. 大名，“一品香”酒店。

当门横着半条柜台，上面一拉趟儿摆几个黑瓷坛，红签上写着“白酒”、“黄酒”字样，盆内盛着什锦小菜。

店主是个极精明的人，面部表情很丰富。陈仵作尚在街心，他便老远地打着招呼：“啊，陈爷。”

陈仵作答应着，大步跨进酒店。

店主满脸堆笑地舀着酒：“陈爷，酒肴呢？”

陈仵作支扎着手：“不慌，不慌，先洗洗。”

店主打来半盆温水：“陈爷，刚办完公事？”

陈仵作一边洗手：“奶奶，又是桩人命案子。人在炕上睡着，好好儿的，隔窗户捅进一刀，就……奶奶！”

店主：“验过尸了？”

陈仵作：“刚完。”

店主：“又是有钱人家？”

陈仵作：“这年头儿，穷人不好过，富人也不好过哟！”

店主诡谲地：“我看倒不如咱们，不饿肚子不露肉，柜子里不存钱，活得自在，睡着踏实。”

陈仵作：“奶奶，当心明天我给你验尸。”

店主：“不不，不麻烦，咱是屋子里打伞，层层淋（轮）不着！”说着，把酒和小菜端上来。

陈仵作一仰脖子喝下半碗酒。

5. 陈仵作家，厨房里。

姥姥身穿蓝袄裤，头蒙蓝布巾，坐在灶前烧火，三姨站在锅台边贴饼子。

姥姥：“你婆婆恶煞不恶煞？”

三姨二十多岁年纪，手脚麻利，快言快语，说的尽是实话，却逗人发笑：“她呀，一天到晚念经拜佛，像个挤眼儿菩萨，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姥姥：“女婿呢，知冷知热不？”

三姨：“倒是会疼人儿，一贴老膏药似的粘着你。就是岁数太大。”

姥姥：“知道疼你就行。”

三姨模仿姥姥的腔调：“俺知道，寻大女婿吃馒头，寻小女婿吃拳头。不知咋的，俺老觉着他像俺爹。”

姥姥：“死妮子，整天疯疯排排的，没一句正话。”

6. 陈件作家，大门外。

一座半旧的砖门楼，两扇大门紧闭着。

金秀瞪着大眼睛，看看大门，再看看娘的脸。

张可枝怯怩地站着，几次欲叩门，抬起的手又放下来。

金秀：“娘，这儿是姥姥家吗？”

张可枝：“您姥姥才嫁到这儿，我也没来过。”

金秀：“娘，啥是嫁呀？就是架着胳膊走到这儿吗？”

张可枝恼怒地：“小孩儿家知道个啥，多嘴多舌的！记住，见了面叫姥爷，姥姥。”

金秀：“嗯。”

7. 陈件作家，厨房里。

三姨：“娘，俺后爹待您好不好？”

姥姥：“他脾气暴，咱不惹他。唉，都黄土埋半截的人了，啥好歹呢，趁着人家的碗边儿吃饭吧。”

三姨：“谁敲门，是不是爹回来了？”

姥姥：“他独自过惯了，心野，一天到晚不沾家。”

又传来敲门声，三姨急忙出去开门。

8. 陈件作家，大门口。

三姨呼啦一下把门打开：“咦，是大姐！”

张可枝激动地趋前几步：“三妹妹！”

三姨：“大姐！”

张可枝与三妹互相抓住胳膊，四只眼里都闪着泪花。

张可枝：“找到了，可找到家了。”

金秀泪水盈眶的大眼睛，怯怯地看着三姨。

三姨：“这是小秀？”

张可枝：“小秀，不认识三姨了？”

金秀：“三姨。”

三姨一手扯住金秀，一手抱起双秀：“走，找姥姥去。”

9. 陈作作家，厨房内外。

姥姥正在埋头烧火，只听三姨在院子里高声大嗓儿地喊：

“娘，您看谁来了？俺大姐来了！”

她惊喜地把风箱杆儿一推，站起身就往外迎，刚到屋门边，三姨已带着张可枝一家来到跟前。

张可枝悲喜交加，带着哭音呼唤一声：“娘！”

姥姥：“可枝。”

张可枝褴褛的衣衫、乞求的目光，金秀和双秀的白鞋、白头绳，在姥姥眼前一一扫过。她那圈满皱纹的双唇颤抖着，眼里射出惊异的光，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她爹呢？她爹……”

金秀一下子扑到姥姥怀里：“姥姥！俺爹他……”

姥姥发抖的手把金秀紧紧抱住，抚摸着她发辫上的白头绳，眼泪泉水般地涌出来：“天啊，俺娘儿几个的命咋恁苦哇！”说着，放声恸哭起来。

张可枝上前去拉住姥姥的胳膊，边哭边说：“娘，别哭了，都是俺的命不好，连累娘心里不安生……”双秀抱住娘的腿拼命地哭。

粗心的三姨似乎此时才明白了一切，赶忙左右劝说着：“娘，别哭了，大姐走了恁远，连口水还没喝呢……大姐，大姐，快起来，省得叫咱娘……”说着，也止不住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

10. 闪回。

排天巨浪扑过来，卫河纤夫的号子惊人魂魄，淹没了哭嚎声。

“咳咳，喂咳咳，
咳呀吧哩咳呀，
喂咳咳咳咳……”

号子声中映现：

一双双踏着泥泞的纤夫的脚步。

扣入肩肉的纤板。

骨瘦如柴的衰相巽拉末把纤的背影。

暴雨拧成千万条鞭子，抽打在船舷上、水面上和纤夫的光背上。

河边，衰草丛里卧着一垅新坟，被风雨打烂的魂幡凄凉地飘摆着。

11. 陈件作家，上房内。

这是一明两暗的三间瓦房。东间里，方格木窗上糊着白窗纸，临窗的砖炕占去半间，靠后墙放着一张小床。

张可枝和姥姥斜对面跨在炕沿儿上，金秀假在张可枝身边，非常懂事地听大人说话。

姥姥一边抹泪：“恁壮实的汉子，咋就……”

张可枝泪已哭干，精神垮了：“今年秋天，他从天津卫拉船回来，淋了雨，闹痢疾，又没钱抓药……”

姥姥：“丢下你们娘儿几个，该咋办呀？”

张可枝噤嘴了半天：“死也不是，活也不是。”

12. 陈件作家，厨房里。

两只饥饿的眼睛巴巴地望着，那是双秀在看三姨扫面缸。

三姨把仅剩的几把面捧进瓦盆里，她一边和面，眼泪不时跌落在面盆里。三姨掀开锅盖，继续贴饼子。

双秀：“三姨，那是啥？”

三姨：“锅饼，玉米面锅饼，蒸熟了叫俺小双吃。”

锅盖放下来，遮断了双秀企盼的目光。

13. 陈作作家，上房内。

姥姥：“不是娘心狠，不留你们娘儿仨，十指连心，娘咋不心疼？可是……饿死人的年头儿，能管顿饱，谁也管不了长期呀。”

张可枝：“她爹死了，房子也冲塌了，俺孤儿寡母，往哪儿去呀！”

姥姥：“有一线之路，我能走这一步？五六十的人了，又踩这二道门槛！我刚到陈家不到一年，脚跟都没站稳，再添几张嘴，叫我咋跟他说？”说着，朝西边的暗间走去。

金秀失望地看看姥姥，再回头看看张可枝：“娘，咱走吧。”

张可枝目光呆滞地望着墙壁，一句话也说不出。

金秀：“娘，咱们回家，您和妹妹住到奶奶庙里，我去讨饭，给您和小双吃。”

姥姥托一个小布包走进来：“你爹死后，我把房子变卖了，这三十吊钱一直放着，你回家带着吧。”

张可枝像个木头人，不动，也无语。

姥姥：“快接住吧，你后爹不知道，叫他看见不好。”说着慌忙解开张可枝的包裹，往里塞钱。

三姨猛地推门进来，把姥姥吓了一跳。

三姨：“娘，饭熟了。”

姥姥：“快端来，叫你大姐和孩子们吃。”

三姨：“不等爹回来？”

姥姥：“你大姐吃了饭还赶路呢。”

金秀：“娘，咱们回家，俺要回家。”

张可枝缓缓站起身，顺手拎来包裹：“嗯，回家，咱们回家……”

双秀跑过来拉住张可枝的手：“娘，俺也要回家。”

张可枝抚着两个女儿的头：“傻孩子，哪儿是咱的家？咱哪儿还有家呀！”母女抱头恸哭起来。

包裹跌落，铜钱撒了满地。

风门突然拉开，陈仵作出现在门口。他被这意外的情景惊呆了。

姥姥、张可枝、金秀她们戛然止住了哭声。

散落的铜钱、陈仵作诧异的面孔、姥姥尴尬的神色、张可枝的泪眼交替映现。

姥姥赶忙擦擦泪水：“可枝，这是你爹。”

张可枝想称呼爹，却没有叫出来。

三姨：“大姐，这是咱爹。”

张可枝：“爹，您老人家好。”

陈仵作：“好，好，坐吧，都坐吧。”

姥姥不好意思地蹲下来捡着铜钱。

陈仵作坐在方桌边的太师椅上，呼噜呼噜地抽两口水烟：“她娘啊，不是俺埋怨你，家里有儿女也该给俺说一声。”

姥姥：“怨俺，都怨俺，俺怕拖累您……”

陈仵作：“皇上还有三门子穷亲戚呢！你知道，俺陈某是个脸朝外的人！”

金秀急忙拉双秀跪下：“姥爷，俺爹死了，河里发大水，把房子也冲走了。您可怜可怜俺，把俺们留下吧。”

陈仵作急忙把她们扶起，一边一个抱在怀里：“不哭，不哭，

好孩子不哭。”替外孙女把泪擦干，他眼里却闪出了泪花。说着从腰里掏出两个铜板：“她娘，去街上打二斤豆腐，买棵大白菜，咱们也吃顿团圆饭！”

14. 陈仵作家，上房内。

饭菜冒着腾腾热气。

一张方桌摆在屋中央，陈仵作坐于上首，姥姥在一边陪着，张可枝、三姨、金秀、双秀幸福地围坐着。

双秀伸手去拿玉米饼，姥姥赶忙把她的手挡住：“等等，姥爷还没吃呢。”

陈仵作拿起一个饼子递给双秀：“吃吧。小秀，你也吃。还有酒吗？”

姥姥：“有，有！”

陈仵作：“倒半碗来。今天俺心里高兴啊，心里高兴！”他从三姨手中接过酒碗，猛喝一口，把碗顿在桌上：“过去，俺出门进门一个人，如今热热闹闹一大家子。有后运啊，俺陈家祖上积德，后半辈子运气好！”

双秀狼吞虎咽地吃完一个饼子又伸手去拿，姥姥偷偷拧她一把，双秀哭起来。

陈仵作气恼地把竹筷一撂：“这是干啥？你这是干啥？俺陈某虽是个下等差役，却是个脸朝外的人，还知道这仁义二字。要是俺有能耐，挣来了，全家喝得稠点儿；挣不来，咱们都喝得稀点儿！”

姥姥感激得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她爹，俺一家人变牛变马，也报不完您的恩呀！”

张可枝、三姨、金秀、双秀也接连跪下来，声泪俱下地呼喊着：“爹！”“姥爷！”

陈仵作手足无措，扭着脖子摊着手：“噢噢，快起来，自家